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祭文

庚寅年陷難告天文

帝載亦有何奇。秖此赫赫明明。炤臨下土。鬼神無所爲德。要使愚夫愚婦。惕息嚴威。善惡之報反。則中人不勸。彰癉之權失。則天地不靈。大明南直隸嵩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

浙江餘姚人。生無欺僞。念切痌瘝。自恥炎劉之多士。欣欣有新。寧爲周室之頑民。皇皇雒邑。雖媿非才非藝實。亦無罪無辜。乃者身陷大澤。進退皆觸網羅。今日舟蕩洪波。前後都無畔岸。吐呑鯨穴。玩弄虎牙。之瑜一身不足惜。深明於生寄死歸。劉文高等七人其何辜。乃使之爲善蒙禍。保殘賊而棄忠良。蔵信義曰長姦宄。竊恐降鑒乖而兩儀敝。人心死而三綱絶矣。李靖有言曰儻三問而不對。亦何

神之有靈。誠哉是言也。三月初七日。焚香盥手。書附龍王水府諸神。直日功曹。符勅使者。上達天聽。儻之瑜獲罪於天。伏乞立勅風雷。傾舟破楫。船中無舵師。乏篙工。毋作此夢夢罔有視聽也。

祭王侍郎文三首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經畧直制。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呉公之神。諱鍾巒。號巒稺。直隷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諱永佑。別號爰啓。直隷上海人。甲戌進士。

日。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

命於七月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適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閏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酹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臺手書。并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忠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翁張。生氣栗烈。慷然如再見

先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
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未敢舉辭曰就題
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
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良
者。有文而無敘。未知右良死之狀。死之所。死
之日也。於弔完初之文而推之。完初之死。且
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良被刑。應在八
月初六七也。復云右良先不俟去六日。似已
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初

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
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為先生升遐之日其
日天空月霽。況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
見。想先生之手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
端陽。則薄海内外。咸投黍而祠之揚旌皷棹
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為之飲
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
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為位於交趾之旅
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

列鷄豚殽蔌有飫羞備卿大夫之義而鷄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蟹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目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於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豐儉一心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髻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

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
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祚疑終。而百姓
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
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即及其期矣。與
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啞然一笑也。
至乃魯太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
葬祭之籍。先生雖無有言。固不釋於瑜之心
也。況白刃在頸。惟此爲惓惓乎。瑜今日赤身
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也。然先生知瑜之志。儻

瑜之志足遂也。瑜之父母葬以禮。必不使先
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并日而食。使
先生賷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泉之下也。且
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
來會。天之所以報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
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
先生之疾也。知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
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
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楮不盡言。欵格之

餘。或能昭鑒。嗚呼。尚饗。

二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于明故忠烈知友。經畧直淛。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

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考功淸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淸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曰。嚴凝肅發歳。乃作松栢爲朋。喪亂流離天。特華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王。上者。寅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目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

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晉大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革心。爾區區一二匹夫。違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乎。嗚呼此何異汚泥之蝦蟇。蹩躠爲雄。糞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靈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鶻鷞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鵷雛。希世而一見。犬羊猳

豕。稱孝而數。而麒麟騶虞。曠代而間生。理則
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
是以漢之丞相三公。接跡于朝。而蘇武以使
臣耀冊。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以
侍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
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
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
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
寧可含恨而歿。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

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之非時而不爲之
者哉。瑜與先生。初遇於瀨洲。相見最晩。相知
最深。言論擧止。未嘗有毛髮之間。然而平時
談讌。都未嘗目節烈氣槩炫之口舌若解揚
之相要約也。先生早知事之不可爲於累捷
之時。嘗記瀨洲頽垣廢址之間。屏人靜對。與
瑜咨嗟歎息而道。一旦爲醜虜所執。從容暇
豫。賦詩作文。別母別婦。弔弟祭友。屹立如山。
肩背爲鵠。受二十餘矢而不屈。亦無怒駡詈

張之氣。可謂整暇。可謂貞烈矣。瑜不量事之
不可爲。而志不肯已。今春乃爲交趾國主胄
瑜下拜穹廬而不屈。通國震怒。霜力相擬十
倍於蘇中郎虞常之按。瑜延頸就戮。談笑而
婉拒之曰。瑜徵士也。不可曰拜。亦無詬詈求
速之情。修表修書。辭君辭友。將從先生於地
下。一識荊於蘇黜陟張文謝諸君子。而往役
十日。而事定。而怒衰。該艚稱爲好漢子。國主
讃爲大人高人。不獨我交趾所無。如此人者。

恐中國亦少至知文章議論揄揚喜悅不可悉述或又乘機構陷亦不得死此雖小國殊無大觀此雖小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槩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有意爲之豈不願爲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顧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願而子卿之足效也哉

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炰鼈膾鯉之豊。亦秪擷南國芳荇、代西山薇蕨、挹潢汙行潦、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懐歸、即王琳之首與骨。宋瑒猶從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生之髮、今蒙誰氏之棘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眞人不與金陵之王氣不復、使宵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

氣久鬱天也。亦獨何哉。嗚呼。尚饗。

三

歲次戊戌九月。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次。致祭于明忠烈知友。經畧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曁祔享明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

山來。未知忠孝大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眞。謂先生節烈氣槩。大畧彷彿之已。故擬八月十三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奠之。故前之所目甲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日本。是月尚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臣鵲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

且整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肅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殺之也。先生自磔之。非虜所能磔之也。具此忠義壯激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無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自注矢叢肩臼至剸刄肉盡絶不出一吽呼傷痛之聲。骨肉未必有所收。淺土

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令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塋塋然。堅忍而不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即艱窘也。無歲不祭。即倉皇也。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滛滛下。今者所聞死事之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歙爲公孫述所賊傷。蓋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歙叱之曰。虎牙何敢然。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

爲勠力王事耳。乃效兒女子涕泣乎。其言至今循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者猶夜之復旦也。既已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骸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士庶人棺衾單薄。宜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収者。㠯飽烏鳶。収者。亦飽螻蟻。即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在者乎。高者夷爲丘垤。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

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
之所以生人氣爲精而形爲粗臣之所以事
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
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
言而怨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嵩曰此爲恨
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
內遂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臠肉菹肝
夷風慘刻惟曰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
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鳶犬豕之所

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良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杯沙酹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以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曰。仍其舊月。逾其常。牲牷不具。豚肩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歆之乎。嗚呼。尚饗。

祭大道眞君文 幷序

眞君姓吳氏。泉之白石礁人。登朝進士。官至侍御史。生前通於醫。以利濟爲心。故其

封也。有慈惠醫靈之號。必不爲幺魔怪誕。以禍世誣民也明矣。戊戌正月。忽爲火災大降之説。遍黏告示。令民醵金祈禳。至二月吉。擬建羅天大醮。以禳之。復云闔境瘟疫。老幼無遺種。持簿登門。頭會箕斂。掊克鴟張。不遺餘力。彼愚氓小戶。炫惑吞聲。如廷掾三老之屬。又且因風煽和。曾不思會安之俗。三國之人。繡錯而居。中國之人。脅懾其威。勉從其令。彼日本交趾之人。不可

得而加也。禳者可以免禍。彼不禳者。獨不可災之禍之。以厭衆心乎。瘟可擇人而施。火亦可擇室而焚乎。初何不言禍災止於中國之人。而日本交趾之人無與乎。既禳之家。因不禳者而延禍。則財爲徒費。不禳之室。藉已禳者而聚全。則鬼爲不靈。回祿有神。眞君何所操其柄。死生有命。酒食何所擅其權。眞君當無辭以對余矣。余方闔門養重俟時則行。儆較猶可何肯撩虺蛇

而蹲虎尾。乃於其日夜漏下十刻。持數字來示。蓋素知余不可勢脅利誘。故假眞君之命。令余作祭文及草儀注。且云。盥洗薦幣。必用祭孔子之儀。立刻促成。余謂眞君神也。可與言矣。聰明正直。必不㠯烏烋之氣相加矣。故敢盡言㠯曉之。且柬當事者曰。既須盥獻幣帛。法當用牲牷穀核脯修菹醢。可得備乎。玄酒易挹。大羹易致。醴酸鉶羹。可得具乎。㽿俎籩豆。果素飭乎。法當

用茅沙樂舞。果以何茅代之。何器何翻充之手。數刻之間。可以習之乎。抑嫺書有素乎。此大王非正神。何得以大禮禮之。其謀既已少退。及草儀注。毫不假借。特重主祭之人。示將嚴加糾舉。彼自揣必不能行。故逡巡不敢至。然既已張皇之矣。不得不倩人了事云爾。

據稱江仙官棠大道恩主降壇判示年逢戊戌。瘟火爲殃。合社人等。齋戒禮搭。設醮祭禳。

製造彩舟恭送大王諸神出海祈保合社平安災消火滅者致祭于大道眞君及大王諸神曰謹以某某等物敬薦大王眞君其飲食之而肅聽予言恭惟著其雍天之所以宜其和也闔其茂地之所以蕃其生也戊爲寄旺之官戊處閉蟄之位二月司桃夭之令四陽當盛壯之初幹闔枝藏既有敷榮苞合之美坤寧載重罔非海振河潤之休忽著機祥稱茲神異戊癸合而化火循常理於納音戊土

屬而流殃違本初之設教謂下民之降喪丁
旻天之疾威比屋誠夷不遺乎噍類闔門奄
溘淪喪于遐荒數谷量人盈車載鬼毒痛所
及祇若爲周室之餘民懺悔斯拯或難槃爾
夷之百姓吳眞君體天地好生之德江仙官
冐機密洩漏之倡製舟檣曰禳奇災仗符籙
而祛實禍神功所至帝載無權挽回既成叟
童再造表龍章於被跣乃首遵夫高識之傳
公呈花月之精英敢遂悔夫虞淵之梁國丞

欲張皇而文寶塔固邀李生曰賦玉樓不念出言有章豈慮流傳成誦百祥降鑒尚書空著其文輔德維親皇天自替其職若使罰當其罪侍從應恭討曰寅工設或刑濫不辜諸司宜遠情而執法昔日西風北斗不聞五丈之靈今者入死出生單行九府之力彭城太澤驚篝火於叢祠即壘高壇奉神師而下教烈焚楮石非洞庭之君山燔告惡溪近昌黎之潭水奚耳蒙昧共肆矯誣顧惟步于山危

孫手征羌衛旌之草蔬極飯之術謝太傅遂
巡于入幕文度昧性命須臾之機況手棘矢
桃弧周官亦有驅疫之制昨階朝服文宣絕
無近戲之嫌遂左掎角呂權宜涸泥鋪糟而
從俗周旋登陟翻其狗而土其冀踉致祝工
居自爰而鐘自皷侍衞聽高而穆穆婦子入
廟呂嬉嬉齋獻告虔頂禮云至移文王四郊
之震紫宋公守分之星覩躑躅於乩鸞轉禍
福於俄頃高颺夙掛載茲歲歲將布之五瘟

畫舫飛桡去彼胥胥清涼之三島時和歲穩一方歌詠手康衢國靖民寵三才顯明其有道順歲時之序絶地天之通孤陽不冒碩果之危羣謀勿矜勝德之智共臻至理永濟厥心猗歟休哉尚饗

祭顯考某府君文

維大明永曆十七年歲次癸卯二月辛丑朔越五日乙巳孝男之瑜謹以黃流庶羞之奠致祭于顯考皇明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府

君。顯妣皇明誥贈一品夫人前封安人之神位曰。良辰屆在仲春値茲初度不能稱觴而上壽胡廼灌鬯㠯降神涕長隕而摧心哀矣久傷彼岵罪難竆於擢髮生而早喪其天適當百歳之期已抱週申之痛恨人事至不齊之極故君子有終身之喪冀酬罔極於將來歷遡有懷乎既往未九齡而背父蚤知匪蔚而伊蒿逾六旬而思親空自呼天而搶地老萊之子猶著斑斕之衣戲庭何豫方齔之雛

遽服斬衰之重。泣隅何辜。雖天性稟於父精
而式穀未漸庭訓。黃口之伎倆有盡。止希乞
懷抱之憐。蓼莪之少好非眞。何足測方圓之
用。音容已不能得諸想象。心神豈尚能識其
規恆。恍惚可追。頌述難肖。翹首跂足。不能及
几按之父書。加膝和顏。惟日哺豆觴之口澤
孝親敬長之大畧。僅僅得之故老之傳聞。弟
弟怡怡之欵誠。種種猶是兒時之目擊。方且
昧於東西南北。奧莫窺於禮樂弓箕。鄉先達

愛屋及烏。謬有頭用之譽公輔之期。豈眞如
仲謀之子。我後人肯堂貽燕。迺致世德莫傳
墓由莫掃。何容愈伯道之兒。故天下有無食
無廬無衣無褐之人。而莫窮於無怙。世間亦
有瘖聾痿痺狂譫子癘之疾。而莫病於少孤。
見人可喜之事。而傷情。適遇傷情之事。而泣
血。家國地塗一敗。吾親舍違廿年。不敢自同
於犬羊。又復兩非於忠孝。昔在交趾。慨慷辨
折。風節或善於平陵。今居日本。學陋德凉。聞

望猶慚於潞國既不堪是父之子又何足爲人之師歳饑粟於安東無忝食伯夷之樹生自絶於嬴博何日憑延陵之碑誠知至親之無文寧敢陳蕪詞而將父奈何疾痛而無告庶幾灑血誠吕籲天一滴格於九泉誰云有酒之既載肆迮越在兩國安希如在而來歆其吕庶孫大咸字咸一孫女高字景端祔享嗚呼尚饗

拜故正二位權中納言水戸源威公之

墓祝文

維日本國寛文伍年。歳次乙巳。十有二月。癸丑朔越六日戊午。大明南直隷松江府恩貢生朱之瑜。原籍浙江餘姚人。謹以辦香參上。明水壹盂。拜于故正三位權中納言水戸威公源君之墓前而祝之曰。文曰。嗚呼。承家開國。本期百世而奠安。武烈文謨。更喜再傳而昌熾。竚看翼贊王室。豈惟丕顯夫後昆。覃父傳之季歴而得人。穆公歸諸與夷而能弟。

之瑜異國孤蹤。故明遺老。幸荷上公弓旌之
被。遂自忘其溲渤之微。誠冀文德之敷於東
國。顧循聞望而遜於西河。好徒切于緇衣。闕
無補于藻火。無怍宋人之誤鼠。空傳周室之
非彪。尚竭涓埃。思增海嶽。茲乃追隨車徒。瞻
拜寢園。俗不污于茶毘。靈自安于禮葬。益願
在上之於昭。大爲文子之陰隲。考思展於罔
極。王道期乎有成。嗚呼。尚饗。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雜著一

對源光圀問十二條

古來取士。其道惟漢爲備。而得人爲最盛。治法爲近古。自唐以降。始有解試省試之名。而廷試起於宋朝。張奭之子。以曳白登科。而題名强半爲勢政親屬。舉子諠譁。天子始親策

之於廷。故曰廷試。此三試者。惟明朝爲大備。
唐雖設解額。而節度廉訪觀察轉運等使。俱
得自辟士。署爲幕職。考績而陞爲朝官。士子
亦得竟詣大學。擧進士。進士者。省試也。每年
一擧。試者甚少。而得第者。亦復寥寥。進士科。
既已得雋。又復擧博學宏詞等科。而後得官。
故自不同。宋朝稍近於我明。然分天下爲軍。
軍府至爲煩多。故解額亦自瑣屑。大明分天
下爲十五國。南北兩京。爲天子京畿。故不言

省而十三省乃中書省之分署故曰省浙江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
川湖廣雲南貴州為十三省合南北二京為
十五國三年一大比子午卯酉之年大集擧
子於省會朝廷差京考二員就其地考試而
房考則督學官自行聘請閱文中式者為解
元合次四名為經魁又次五名為亞魁又次
及末為文魁鹿鳴設宴此即周禮之賓興而
艱難尊寵過之省試者南宮之試也南宮者

禮部也。禮部尚書侍郞二員。爲貢擧官。故曰省試。亦仍唐時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試士之稱。秘書省者。監郞丞俱小官。不與此數。或時承乏典試。亦不以此省爲名。會試者。會天下之擧子於辰戌丑未之年。而試之於南宮中式者。爲會元餘十七名爲會魁。而通謂之進士。瓊林設宴。廷試是天子臨軒策士。宰輔閱卷進呈。對廷讀卷。京兆設歸第宴。故曰廷試。非以翰林院爲廷也。翰林院官特充房考

諸官耳。
取士。唐朝以詩或以賦。宋朝以賦以策。明朝
初時亦甚簡易。後累年更制。定為初場試制
舉義。四書義參篇。經義四篇合七篇。舉子各
占一經。不許有兼經者。二場。論一首。詔誥表。
內科一道判五道。三場。策五道。而廷試策自為一
種。不與射策相同。
初三日。世子介弟。就見詞朝。謂僕為翰林學
士。答曰。僕非翰林學士。乃明室一書生耳。介

弟刑部君疏上公疑僕有隱情僕則何敢不
得已以詔徵一節對之此二十一年在日本
未嘗一言及之者今復言僕爲狀元此言不
知何來夫以明朝之制狀元初授爲修撰十
二年考滿爲諭德若或九載陞遷僅得中允
又三年而爲諭德賛善又三年而爲庶子又
三年而學士前後已二十年矣狀元擬英俊
之魏科翰林學士爲清華之首選而人士之
冠冕其舉動係天下觀望豈敢一毫自輕若

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尚敢靦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徵官食明朝儋石、徵祿數百乎。亦不得至此矣。僕以上公爲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化、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爲萬古之光、以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以贊襄萬一、如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爲非人矣。言此可

勝嗚咽不禁涙下如注。此誠道路之口誤之
也。至於同年進士及姓名所射策數月。幷策
題策眼。僕若作偽。豈不能立搆呂給台臺台
臺亦何處覈實而證其非耶。
進士。呂三月十五日廷試。十八日傳臚。天子
親筆書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等字。屬有黃榜
張掛。禮部更有題名錄。緘縢而付該司收掌
所謂狀也。元即元首之元。所謂君恩賜狀頭
可證也。狀字與壯字形聲俱近。寫榜字製端

方。韓人之來者無學。或者一時誤對而周執呂飾其非耶。自漢及今。皆云狀元。考之書史。未聞壯元之説。韓人亦何所本。而遽呂爲大魁之號。且三韓小國。何敢創立異名。況壯頭者天下之褻語耶。必不然已。

科舉。有甲乙。前朝進士之試。百人之中。呂一二十人爲甲榜。授官從優。二三十人爲乙榜僅得出身。所謂第甲乙者此也。謂品第之也。其餘不及格者。駁放回籍。後試聽其更來。明

朝之稱不然第進士者爲甲榜或言兩榜或
言甲科中鄕試者爲乙榜或爲二榜或言鄕
科更無幾品與名件
僕系出於邾後更爲鄒秦楚之際去邑言朱
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始祖爲朱暉漢丞相也
後有朱輔朱穆亦爲三公穆之直聲震於朝
廷而吏治稱之入國初先祖於高皇帝族屬
爲兄雖不欲呂天潢爲累物色累徵堅卧不
赴遂更姓爲諸故生則爲諸及祔主入廟題

姓爲朱僕生之年。始復今姓。僕族人謂寒宗爲晦菴先生之系。其子爲餘姚令。故留居於此。持其誥勅畫像家譜來證。中間惟有一世不明。自擧宗盡欲從之。惟僕一人不許。謂一世不明。其不足據。便在於此。且子孫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雖以堯舜爲父。秪得丹朱商均耳。寒宗入國朝來。登鄕會榜者。七十九。如以僕徵聘勅召冠之。則八十矣。貴國之法。隻字片紙。亦必簡閱。少有違礙。一一槩挨

諸水火墓誌行狀何得攜來且先人例應諱諱已國亂倥偬大典未及舉行故諸事草草耳、

聖廟即學校也中為聖廟西為明倫堂北為尊經閣東北為啓聖宮或西或東為射圃以較射為義故曰校也每府每縣必建學立師衛城建學者少故通計止千餘所

中原區畫大都從禹之蹟周十二州虞亦肇十有二州而地之廣狹則異自邦畿以至荒

服。大約六千里。周公制禮。建侯有五。分土惟
三。不及三等。謂之附庸。千八百諸侯。自治其
國。徹土爲糧。而天子職貢有常。故當時無大
富大貧之病。漢以天下之半。封齊楚吳。其制
無度。小者萬戸侯。亦諸侯王自割其地。以侯
其子弟耳。每戸丁壯少。亦不下十人。故常抽
數人從軍。非以一夫爲戸也。後來田得賣買
不授。公田亦無一夫百畝之制矣。
明朝。國初分封有前十王後十王。其末復有

四王。如秦晉燕周楚齊潭魯蜀江等。是也。及繼世天子。次嫡庶子。皆有分封。長則就國。祿有常經。而不治其民。故不問其地與地之所入。大畧親藩皆富。如魯唐衛皆有分。是也。功臣大者封國。小者侯縣或鄉。皆聚居京師。衣食縣官。不得之國理民。富者絕少。

周官之法。固如來問。然周朝治畿內耳。故三百六十而已足。明朝文武內外。皆朝廷命官。其數何止萬許。至於三公。則不惟其官惟其

人德不足以居是官則缺之。九卿以下則咸備也。

僕受業師。爲慈谿契玄李先生登世。其後爲上海爰啓朱先生。吏部左侍郎。殉虜難少治毛詩今三年讀禮。二十一載流離。荒廢二十四年。亦不足以言專門矣。

卜筮。聖人所以教人。今太卜詹尹之官雖廢九江之祭雖不供而其法則尚存所謂灼龜者是也。筮短龜長。故優於筮耳。筮用蓍固以

聖人之墓著爲貴。然聖人墓田不甚廣。而叢生百茎者。亦復無多。今但取蒿莿之茎近似者。以充之。然未有用竹者。

對源光圀問先世緣繇履歷

先世緣繇。

前月初八日。伏承面諭。謹將先祖父官階緣繇。開具呈覽。

高祖處士。未有官職。

曾祖諱詔。號守愚。皇明誥贈榮祿大夫。

先祖 諱孔孟。號惠翁。皇明 誥贈先祿大夫。

此外連讓三息。不受。後有二一次登極覃恩。不列。

先父 諱正。號定寰。別號位垣。皇明 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太 闕 兼太子太 闕 兼 闕 前總督漕運軍門。未任。

祖父遭世。承平無所建樹。邀叨國恩。循至太官。今子孫又碌碌。禍當變革。不能闡揚先德。恐清朝傳記。必不序及。承命謄坊。腆顏臚列耳。

履歴

本年正月初五日。蒙諭開明履歴。謹將履歴縁繇。畧節開具呈覧。

恩貢生壹員朱之瑜年陸拾參歲。繇南直隷嵩江府儒學生浙江餘姚人。於崇禎 闕 年 闕 月。蒙提督蘇嵩等處學政監察御史亓 闕 薦文武全才第壹名。到禮部。禮部貢劄。有德茂遼東之管等語。崇禎拾陸年拾月。蒙欽差鎮守貴州等處充總兵官右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方某辟監紀同知不
就。崇禎拾柒年。奉詔特徵。不受。弘光元年
正月。奉詔特徵。不受。本年肆月即授就家拜官
爲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
清吏司郎中監鎮東伯旋晉荊國公方某
軍。不拜。

凡
朝廷徵聘。不論彙徵特徵。不論有無差官
禮。當先下撫按。撫按抄謄詔旨。呈行所屬。各
省行布政司。兩京移會京尹。兩直隸行道府。

預備羊酒彩幣董者欽差親賫去纏迎入布政司及府或者竟賫到門見任文武大小官員齊集開讀敦趣就道本官生處士或有抗志尚煩周折此時朝政紛然百事草率如此盛舉不考憲章初下南京繼至蕪湖第二次亦就南京不關撫按衙門瑜故得直行其志差官理屈不能迫促本年參次蒙恩隆武參永曆貳年闕月欽差恢勦直浙掛闕將軍印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尚方劍蟒玉招討大將軍威虜

侯黃其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本年拾月，又蒙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不受。本月聘請軍前贊畫，不就。監國魯伍年正月，安洋軍門劉世勳疏薦監紀推官，不受。隨蒙署吏部事吏部左侍郎朱某擬兵科給事中，旋改吏科給事中，不受。隨蒙禮部尚書吳某擬授翰林院官，大則坊諭贊允，小則修撰編簡，的係何官，奉命未下。再三力辭。蒙允，未知不敢冒填。本年叁月，蒙巡按直浙監察御史掌河南道事王 闕 薦舉孝廉，立刻疏辭。疏稿現存

監國魯玖年叁月。欽奉尙敕特召。敕諭現存謹騰
黃奉覽。
通計徵召薦辟除擬。除卂院疏薦外。凡壹拾
貳次。始終不受。此時天下大亂。憲綱蕩然。前
後不相聞知。外內不相炤會。況瑜一意殘藏。
嚴禁家人子弟。不許一字宣露。止稱生員。後
因監國魯主駐蹕舟山。間與朝會。理合開具
朝單。恐涉欺君。罪不可貰。是故酌量其中。權
稱貢生。猶然隱避初意。所旨連次授官。或京

或外。倏高倏卑。殊無倫次。深貽識者之譏。其間薦主官銜疏薦年月。亦聊具大槩。不能詳記。蓋之瑜少壯家修。本志功名鍾鼎。痛憤儉壬構禍。立見社稷傾頹。幸邀兩次特徵。雖百年鉅典。遠勝於科目貢舉。然顛覆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豫籌於曲突之先。枝拄必無補於棟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避。原非欲沽名養高。高明自能洞察。毋煩瑣屑具陳。卯今遠播貴邦。開明適呂辱國。既

叅台命諄諄。禮難任情默默。畧節奉覧。舉筆淨零。醜虜匪茹。穢污中夏。不能報仇復國。深媿非人。豈敢裂冕毀形。大羞父祖。近見海濱擾擾。不堪其賦於無衣。獨羨貴國彬彬。思欲耗身於有禮。顧忠臣義士。原有國者之所樂成。念秦務晉文。知圖覇者莫與比烈。儻借一丘園一席之地。自鑿自耕。庶徼培植累世之恩。不降不辱。且瑜多方晦跡。事勢久則必明。他日中國復興。未必非友邦輯睦所係。更希涵

鑒。不盡歟宜。

對源光圀問飯含

本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諭。謂威公飯含。可不忍啓視。故使人含。恐爲非禮之瑜。對曰。大將軍臨小斂大斂。則大將軍親含。上公於左方啓巾。若使大臣含。飯禮亦如之。不然禮宜上公親含。今考雜記一條註曰。大夫可上賓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可巾覆尸面。而當口上鑿穿之。令含玉得可入口。云。大

夫曰上則諸侯可知已之瑜向謂文公家禮非諸侯之制不足據也今茲所對猶是拘於家禮耳上公理合使賓不爲非禮嘗此奉聞諸侯飯含七貝非三錢也此則家禮誤之也

對伊藤友次問

親臣與予同服然壓於尊則不敢如制命之服然後如制終有降損尊謂父或祖在上也祖母本生父不在此例孟諸侯承父之統與祖爲体也喪服用三升麻布謂不湅不練未經灰齋者青黑色日本無喪制恐無此物若台臺

有意於禮即用生紵布亦可用生白木棉亦可賢者爲之後當有漸復古道者承問寧復

對小宅生順問十七條

岳父岳母岳者五嶽也東嶽泰山有丈人峯故稱妻之父曰丈人因丈人而遂稱妻之母曰丈母後乃目其俗也遂文之曰岳父岳母

姆嬸婦姒也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婦後世稱爲姆嬸

妗音近 母舅之妻曰妗子外甥稱之

座師有二。有大座師。有本房座師。明朝之制。舉子各習一經。易詩書禮春秋。分房較士。易五房。詩五房。書二房。或三房四房禮一房。春秋一房。每房各一人主之。謂之本房座師。取中之士。呈於兩總裁。副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取字。大總裁於大批之後。又批一中字。然後登於榜上。謂之中式。二人謂之大座師。此鄉試中式之式也。會試。易六房。詩六房。書四房。禮一房。或二房。春秋一房。或二房。大槩與

鄕試相同。

明朝甲科之制。及第後有試錄。曁同年序齒錄并硃卷。刋行其中。

速香。產占城新洲。較之沉香。體薄質輕色黃多薄片有孔。佳者謂之鯽魚片。武士帽。占城新洲者味甜。柔佛亦產香。然味酸。

唵叭。音闇八 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狀如瀝青乳香。不香。但用㠯煮黃熟。發諸香耳。

氷片。生於梅樹。產麻六甲柔佛等列府。有大

如錢者。爲梅花片。有上四六中四六。下者爲
糖末。
排草。各處有之。其味香甜。出廣東交趾者爲
佳。
黃熟香。質甚輕鬆。產廣東。用唵叭煮。有雲頭
花者佳
芸香。狀如滴乳香。色比松香更爲嫩白。亦偶
有黑子。
氷腦即樟腦之上者。

生結。伽楠。沉速皆有生結熟結。在活樹上。旋斫旋取者、爲生結。

熟結。同上。樹枯或斫。其樹埋沙中。木朽香存。大而成器、成形者、爲熟結。

三柰。藥材。世言井松謂三柰。

楡麪。即楡樹皮。去粗皮。粉作麪。

熓瑪。和蘭舩船所用。似瀝青者。熓音烏。瑪音麻。考字書。無此二字。閩人之言。多有有其語而無其字者。

對野傳問三條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非不要書也。但當以理推斷。不可刻舟求劍耳。書如人之杖。老者力不足者。倚此而行。若兩足不能步履。而竟以杖行。此必無之理也。陶氏輟耕錄云。蒙古入中國。中國方有木棉。是鑿鑿有據也。然書籍言布非一。豈盡非木棉乎。猶以無有指實。漢公孫弘布被。必非麻也葛也紵也。杜詩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必非

麻紵葛爲之矣。是元以前中國已有木綿矣。深衣爲次等禮衣。取其冠裳。天子諸侯公卿皆服之。麻既不可爲已。紵葛遇秋風交則卷如縄索。此豈冠冕禮服。無冬無夏可以服之者乎。不辨自明矣。褐爲毛布。註者何不并以此註之也。

謁聖之禮。有拜於儀門門中者。有拜於丹墀者。官尊者。俱拜丹墀。執事者先日於丹墀作棚廠。設拜位。鋪氈。拜畢。各官繇西階登殿。至

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再拜。復先所拜位。再四拜。禮畢。然後至明倫堂或講書或講史。拜於丹墀中甬道之上

帷裳用全幅如帷。故謂之帷裳。前用六幅。後亦如之。所謂要有襞積也。不斜裂。故旁無縫左右兩旁。各有小小兩幅子。此裳繫於兩脇下。前當胸。故宜長帶與裳齊。諸侯帶博四寸。雜帶不宜太濶。二寸已上俱可。緣用朱緣。上朱下綠。帶用素熟絹。裳用六幅。每幅二尺。一

邊共六尺。亦有用八幅者。大約須看紬段廣狹何如耳。下褈濶一寸。向內。規矩制度如此。至於大小視人之肥瘠。軀幹大者。從厰子上放闊。已後邊兩馬面重疊沓度爲度。

對吉弘元常問二條

木主粉面。孝子其奉祀題名。或書于右。或書于左。有不同。昭穆之異也。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故死者爲昭。則書奉祀于主之左。已

右爲上也。死者爲穆。則題于右。以左爲上也。如本朝太廟。無昭穆之儀。則題于右者似爲順也。

凡卿大夫謚用子字。如季文子孟獻子之類是也。古昔謚用一字。至趙宋。或一字或二字。至大明。定用二字。如薛文清王文成之類是也。蓋用一字。則與古人之謚多相混合。故必用二字。

對平賀舟翁問八條

畝邑六尺爲步如今百工之尺
斗量用方尺此算數之法也今以一百一十
斤爲石十二斤爲斗
井田方里爲井溝塗封洫即在其內十里爲
百井山川谿谷不在其內近山川谿谷不可
井者則爲閒田以授士大夫之圭田及餘夫
之田諸侯之國方百里七十里小者五十里
無五七百里者雖周公之國七百里恐未必
然

中原自秦以來廢井田開阡陌之後漢唐以來必不能復所以賢君治天下止於小康以田皆民間私產不能井分今惟貴國之田可井可以復古先哲王之治而君相皆無其志悠悠泄泄可勝浩歎

龍尾車即龍骨車今所用即此

脫粟為糙糧熟米為白糧固不同

中國五銖錢與日本錢不甚相遠大約重乙錢貳分五厘往時來至日本者乃小好錢非

五銖錢也。五銖錢重五銖。其錢文止五銖二字。
二百四十步爲一畝。重者每畝税六錢。餘輕者貳分四五釐地。二畝折一。三畝折二。且至五畝之不同。視其肥瘠遠近爲差。
對佐藤盛辰問七條
銘旌。以絳帛爲之。廣竟一幅。六品以下七尺。無更短者。上用杠作題。下用杠作墜。俱朱畫題頭處。用緑綃作兩層簷。以粉筆大書曰。日

本故某官某之柩（或士或處士。或助量風俗所宜而稱之）曰竹爲杠。如旌而稍長。倚於靈座之右。銘旌題曰柩爲之。厚約五分。下墜同。采色繪畫。緣帛作簷。亦名走水。亦曰滴水。若曰柩作三尖題頭。恐移動及在道時損壞。

棺（不用木槨）厚約四寸已上。太厚恐重。而難運。不必高大。量體而作之。大約內淨一尺八寸。高廣（同）後約一尺六寸。高廣（同）須比身軀稍長。（長五六寸）人死則長於在生時也。不然則短而不可殮。

矣。
神主陷中於顖下本身上。刻深四分。闊一寸。
長六寸。書曰日本故某官某諱某字某第幾
神主。合而植之於趺。第行也。長曰一。次曰二。又次曰三之類。
立一小石碑於墳前。高四尺。闊尺已上。厚七
八寸。圭首而刻其面曰。某人之墓。略述其世
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與右而周
焉。
士葬禮。其禮甚繁。即足下為之與喪。度不能

行。自移寢後飲食小殮大殮。以至成服卒哭。禮節不可枚舉。無論足下不能從喪家亦自不能行也。今但畧述一二可行者復之。墳高四尺。圍墻如其墳之高。墻端高貳尺餘。自右肩漸漸低亞。而至於墻端。左肩亦如之。圍墻之外。環植楸檜柏。以蔭其墓。前面不植。欲其開敞也。墳與圓近來三四百年間。並無馬鬣封之制矣。穿地直下為壙。以磚甃椁為鈔。近土則棺朽速。懸棺而窆。杖用自死之竹為之。以紙條纏

之。長與孝子之心齊。

斬衰三年。及梁冠。首經。要經。辟適。負版。苴麻。度無此物。即有此物。亦無能製之工。故不開具。

對五十川剛伯問十一條

靈寶據地理志。爲秦函谷地。漢置弘農郡。隋開皇十六年。置桃林縣。唐爲靈寶。此一縣而古今異名也。唐玄宗得寶符於尹喜故宅。喜爲函谷關尹。未必家於函谷。後人遂以靈

寶爲函谷關。一誤也。又有新函谷關。在新安。新安去挑林貳百九十里。必無之理也。函谷關秦地。宜陽成皋韓地也。河内大梁魏地也。戰國策云。大王事秦。必效宜陽成皋。顏師古云。宜陽西接秦境。當函谷出兵之路。則函谷在宜陽之西。何得在宜陽之東與南也。此地理志之誤也。獨不聞崤函天險。雒陽四戰之地。有徳則易以王。無徳則易以亡乎。獨不聞信陵君總五國之諸侯以攻秦。秦人啓關以

臨諸侯。而諸侯潰散乎。獨不閒閉關息民。呂
臨東諸侯。若建瓴水於高屋之上乎。安得謂
函谷地近雒陽也。此時安祿山據雒陽。其遊
奕畧地之兵。至於陝州。故小人呂諲此愚玄宗
及楊國忠。謂崔乾祐在陝。兵不滿七千。又皆
老弱。故玄宗楊國忠。促哥舒翰出兵。羽書旁
午。舒翰至陝州之西。靈寶道狹山險。刀槊不
得展。所以一敗塗地。若近地雒陽。玄宗雖至
愚。亦不墮其計中矣。況當時郭李及哥舒翰。

皆懇懇言之乎。靈寶去潼關百二十里。當時輸兵出四日。五日交戰而敗。則百二十里無疑也。中原之百二十里。日本之二十里也。黃河之水。從西域入中國。往往伏於地中。故孟子曰。水繇地中行。特人不識耳。有尋蟻穴而得泉者。有馬跑而得泉者。拔刀刺山。飛泉涌出。適當其泉脉耳。非異事也。況數千萬人生死大數。此時數不應死。豈無天地神明默啓其衷乎。耿恭被圍疏勒。疏勒飲溪澗之水。

虜絶其水道。恭拜井揚水。於傳有之。不足異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乃李夫人之兄。李廣爲右北平太守隴西太守後將軍。軍中號飛將軍。李敢之父。李陵之祖。非廣利也。

龍門。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中。通黃河之水。兩山對出如門。故謂之門。亦謂之亹。言其化龍也。故謂之龍門。其山即謂之龍門山。非有二也。然李廣故宅。亦有龍門山。則又非一矣。化龍者。毎年二月下旬。三月上旬中旬。雷震

地中。桃花盛開之時。遇吉日則選龍。遠近士女。車馬喧闐。競於沿河供張以觀此。從古相傳。無有異辭。凡屬水族。有鬐有鬣者。皆於此聽選。一跳而過。即爲蛟爲龍。不能者點額而退。以需後選。族姪某忺齋。爲晋寧州同知官於其地。目擊其事。或非誣也。

聖人到此地位。都無可如何。伯夷叔齊。亦只爲天地存此綱常耳。非謂武王能從其諫而止也。薛敬軒有爲之言。不當拈著武王伯夷

與索也。
四畢點爲大鐵釘所以釘棺蓋者。又一點爲柏木釘謂之長命釘下垂者爲五色絹條底比蓋似稍狹兩牆之下足稍收已失記其許不敢臆度也。
兩牆中橋而上下皆斂。形如鼓鑠合之有式。若焔杈爲之則直而無搽矣。上下所出寸餘爲子口即筍也。上者入於蓋下者入於底。兩牆中窪而上下皆翹。四圍之所出者爲筍合

之上者爲子口三面皆爲笋頭上下用直笋
兩傍入牆者用馬蹄笋頭張而頸細
兩和俱中高而四邊低合之有式若炤板埋
平則無擦矣上下兩子口及兩牆兩頭之槽
俱用淨生漆加細瓦灰呂合之其次用桐油
石灰內底縫一週亦生漆夏布呂牽合之其
次用桐油石灰棺內家禮用瀝青近古亦有
用之者今人多不肯用其必有所試矣伊川
先生謂久則堅及化琥珀之說不敢信一棺

止用四釘二釘不敢多用蓋日久遇濕則一釘爛一大孔蟻蚋循之而入故也近世并鐵鐶亦不用亦爲此耳

對或問神主書法

凡有官爵者皆書之婦人一品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八品九品散官共用孺人庶人妻曰媼或嫗女曰姑或姐粉面屬稱有官爵者曰顯考顯妣士庶人

曰先考先妣男在官者曰府君不仕者曰處士無官無學者曰郎

對或問殷奠

殷奠者君祭大臣之盛禮也故祭文稱其號君自稱名如我相公祭中山信正曰水戸侯源光圀敢昭告故朝散大夫東市正丹治風軒諡恭子之靈

儀節祝入門而先執桃茢祓除不祥祓訖負東序墻南面而立或靈位未必南面以此推

之可也。君升自東階。祝稍在君之右。便是。祝既執桃茢在先。史攝相君禮。君入門。喪主卽於門右之位。拜稽顙西向。

對或問辛盤

對膾。春盤。和菜。五辛盤。肉拌。五者一物而異其名。三朝用之。後因辛字字義不佳。故改作春盤。漸更而爲和菜。名益美矣。五辛。川椒。青蒜絲。黃芽韭。白芥子。芫荽。中人士庶之家。不可得黃芽韭。則易之以薑。薑與肉性不調。則

易肉。呂雞絲及雞鵞肫肝。春深則易呂童蒿菜。皆五辛也。齊武帝時武陵王曅醉謝。漸近上前。貂抄肉拌。帝曰。肉汚卿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即此物也。拌者抄也。和也。去聲坊本訛手爲木。世儒遂讀拌爲柈。音盤平聲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